



海外微型小说选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

海外微型小说选

作家出版社

海外微型小说选

朝晖 凌彰 辑

山东友谊书社编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济南

海外微型小说选

朝晖 凌彰 辑

山东友谊书社编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125印张 95千字

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8,900

书号 10099·1828 定价 0.80元

前 言

《海外微型小说选》与读者见面了。

从这一扇扇小小的窗口，可以窥视异国的风情，可以闻到别样的生活气息，给人以奇趣，给人以启迪。

海外微型小说曾在《山东青年报》副刊选登过。以其短小精悍、构思奇特、独具韵味的特点，赢得读者的喜爱。其中，有的作品还被《文学大观》、《小小说选刊》等刊物转载。

本书精选的六十篇微型小说，原载新加坡的《联合早报》、《星洲日报》，菲律宾的《世界日报》等报刊。这几家报纸在东南亚华人中有很影响。

这次成书，首先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凌彰同志，他在百忙当中，抽出时间，提供了大量的剪样，保证了优中选优。山东友谊书社的同志也做了不少工作，为本书倾注了心血。

愿这股洋洋南风吹进广大读者心灵的窗口！

朝 晖

目 录

似花非花·····	秋 笛(1)
“在我这里!”·····	贾姑娘(3)
锁匙儿·····	郑东流(5)
黄昏·····	小 米(7)
亲家爸爸·····	佚名(9)
心邪,怪谁?·····	骆宾路(10)
陌生的童声·····	长 谣(14)
我上了一课·····	朝 峨(15)
忘不了的一个人·····	长 谣(18)
奇招·····	洪 治(20)
种瓜得瓜·····	秋 笛(22)
阿美的烦恼·····	超 然(26)
新的·····	除非醉(28)
失落的岁月·····	和 风(29)
迟来的爱情·····	郭焕金(32)
出师不利·····	一点红(37)
爱的眼波·····	周 明(41)
这一回事·····	青如葱(43)
邂逅·····	佟 旭(46)
门当户对·····	嘉罗琳(48)
在路旁求婚·····	郑远安(51)
堕落的故事·····	卓惜贞(55)

目 录

上山采蘼芜·····	蔡浩洪(58)
只因为你是我的·····	尚薇苑(60)
夫妻·····	积知侠(63)
同林鸟·····	忧梦寒(65)
归宿·····	纯 纯(68)
婆媳之间·····	庄 南(71)
重逢·····	彭 飞(72)
情人节的情人卡·····	修 竹(74)
女佣人私奔啦! ·····	四季春(77)
雨中·····	贾姑娘(81)
火烧·····	凡 心(83)
昨日, 今日·····	李楚莲(85)
五月的小雨·····	素 馨(89)
探狱·····	水 缇(92)
走出牢房的人·····	敦叶军(93)
合伙人·····	童 宣(95)
求职·····	鱼 人(97)
捞·····	林 犁(100)
货仓管理员·····	童 宣(102)
机心·····	黄孟文(104)
酒吧·····	四季春(108)
咖啡奶·····	洪 狄(111)

目 录

愉快的陌生人·····	人 凡(113)
喂, 你的“马赛地”呢?·····	章 伶(116)
报应·····	依 文(117)
江湖人·····	彭 飞(121)
信仰·····	林 景(123)
都市病·····	冷 芳(126)
小镇的故事·····	文 志(128)
英雄的葬礼·····	翔 子(131)
官椅·····	黄孟文(134)
纸飞机·····	四季春(138)
伴海的人·····	丁之屏(141)
晚年·····	高秀云(143)
陋巷·····	小 曦(146)
白手起家·····	思 果(149)
蟑螂之死·····	佚名(152)
回家·····	爱 亚(154)

似 花 非 花

秋 笛

下班回家的途中，一片枫叶落在我的肩上，我这才警觉到又是落枫的季节了，也记起了我的诺言——摘下一片枫叶，寄给你。

我抬起头，望着那满树深浅不一的紅葉，在风中飘舞着，该摘下哪一片寄给你呢？我站在树下静静地寻觅着，该选哪一片呢？乍看起来，似乎没什么差异，但当我细心地看它时，才知道每一片枫叶都有它的美。有的颜色好看，有的形状好看，就象女孩子，各有其优点，我真不知该摘下哪一片给你。

你曾说过，拣一片落枫给我。但，我真不愿俯身拣片落枫，要嘛，就该选一片美好的。归途中的落枫好多，然而都是残缺的，不值得送给你。

我在树下静立了十多分钟，几个过路的小孩都凑过来看热闹似地和我站在树下仰视着。最后，我闭上眼，举起右手，纵身一跳，抓住了一枝树桠，当我再次站定时，掌中握住了两片树叶。“你采枫叶做什么？”有个金发碧眼的男孩问我。

我眨眨眼说：“寄回中国，给我的女朋友。”他们嘻嘻哈哈地走开了。

我把枫叶拿在手中细细端详着。神，真是奇妙，同是枫叶，但色泽、形状都有差异，很可惜，没办法在一日之中邮寄给你。我把枫叶夹在记事本中，为自己刚才摘枫叶的傻劲而笑，要是找老婆也能象摘枫叶般地，那该多好。

两年来，我走过了好多地方，碰见了好多女孩子，可我就不曾有过要成家的欲望。心底中，我觉得总该先把生活安定下来再成家。现在，生活是安定了，但我还是不想成家，因为总有一种不安定的感觉存在着。

我始终不知道自己为何不能安定。直至有一天，我到邻居钟顺家时才明白自己为何惶惑不安。

钟顺是个和蔼的美国老人，他的儿女都已成家，各居一方，留下钟顺老夫妇独居小石屋里。星期天，百般无聊的时候，我常会到他那里下棋。有时帮他整理后园，洗洗他的老爷车。起初，他曾塞几张钞票给我，但都被我婉拒。我告诉他，我们中国人不兴这一套的。后来，周末的时候，钟顺老太太就会捧一碟苹果糕或是什么香喷喷的东西过来。对这色香味皆诱人的东西，我便不客气地收了下來。

又是一个星期天下午，我又到钟顺家去。我看见老钟顺蹲在他十多盆玫瑰丛中忙着。我好奇地蹲在他的身旁，只见他手中拿了一把小刀子，在玫瑰花旁轻轻地挖着，挖出一株小草来丢在一旁。我拾起来一看，与玫瑰树叶一样的锯齿边的叶子，象是玫瑰的嫩枝，我问老钟顺：“为什么拔掉它？”

“那是棵野草，会吸取玫瑰的肥料。”“它不是玫瑰？”“不是。你仔细瞧瞧。”我再详细察看手中的小草，那叶子真象玫瑰花叶，可它就少了那细细的小刺，茎儿也没玫瑰的坚硬。不小心察看，实在不会发现它。不幸的是，偏偏就有象老钟顺这种小心眼的人来发现它，甚至来除掉它。看看老钟顺这么耐心地拔掉这些极力在玫瑰花中挣扎生存的小草，我心中涌起了一份悲哀，因为，我突然明白了心中那份不安的根源。我，一个在异邦生活的黄种人，象极了老钟顺手中要拔掉的小草。所以，小湘，我还是不敢成家立业，我必须回去，回到我的国土！那里可能不是玫瑰园，但毕竟是属于我的国土，那里，我无须挂虑老钟顺手中的小刀。

“在 我 这 里！”

贾姑娘

每逢星期五的中午时分，顾客总是特别拥挤。尤其是当同事们三三两两去吃午饭时，她更是忙得不可开交。

当她抬起双眼，瞧见一位打扮得十分时髦的印度妇人来到柜台前面。笑容满面地递了张填满密密麻麻的数目字的支票给她。

“小姐，麻烦你啦。”这位印度妇人以流利的英语首先开口了：“这是一位顾客的没有划线的支票，银码是三十九千。可否请你在尽快的时间入兑给我。因为车子在外面等着我呢。”

印度妇人一边说着，一边递了张纸条到她面前，然后继续说下去：“喏，小姐，这是我的‘西龟啦’，麻烦你看一看。”

面对着这位妇人如此有礼貌的恳求，她怎忍心拂逆人家的善意。于是，她也咧了一下唇，那笑好甜好美：“好的，我会尽快替你办妥这件事，请你稍等一下。”她也以纯正的英语回答对方。

当她以最快速的时间将那笔巨款送到印度妇人面前时，那位妇人千恩万谢才离去。临走时还递了张名片给她。“这是我丈夫公司里面的电话号码及地址，我白天在公司做事。如果你有空的话，欢迎你随时打电话与我联络。”印度妇人的神情多么恳挚。

她多么高兴。她觉得与这位顾客有一见如故之感，可能是有缘吧。而且令她感到印度人之中也有一部份是可以交朋结友的。印度人并不象某些人口中的“又咸又涩”。

不过，另一件令她更感到惊奇的事在不久之后就发生了。银行的主任在二时十五分叫她去听一个陌生的电话。

当她抓起电话机才“哈罗”了一声的时候，耳机内传来了刚才那位印度妇人亲切而又急促的声音：“是何小姐吗？真不好意思，又来打搅你了。——事情是这样的：当我刚才回到公司的时候，细心地数一数你拿给我的全部钱币中，多出了一万元（即十千）。”印度妇人顿了一顿，然而提高了声音，强调地说下去：“然后，我又很细心地数了三遍，到底还是发觉银码多出来了。所以我才打电话来通知你一声，免得你不见了这笔钱而干着急。等会儿我一下班，就会叫丈夫载我到

银行将那多出的一万元全数奉还。”

她握着电话耳机的手很轻微很轻微地抖动起来。——因为她太感动、太激越了！

锁 匙 儿

郑东流

窗镜映现两个重叠的世界，一个是车外噪杂的黄昏，一个是车里拥挤的人影。林安钻缩在椅子的角落，收起双腿用手环抱，将小脸蛋贴紧镜窗，呆滞的眼光显得格外疲惫，仿佛无视于他存在的空间。“林安，下车了。”他的同学蒋小芸推他一把。

林安拉着小芸，自举步难行的公车中跳脱出来。两个小孩并肩走在人群里，真象非洲丛林的小白兔。抵达小芸家门口，林安跟她挥手，说：“记得问你爸爸那个问题哦！”小芸进去后，林安独自在街上逛了半小时才回家。

电梯指示灯亮着十二时，门自动打开。林安抬头看见他家隔壁的黄叔叔和黄阿姨各牵一个儿女朝电梯走来。“林安！”两个小孩看到朋友很高兴地叫着。林安向长辈鞠躬称呼后，问道：“叔叔、阿姨要去哪里？”两个小孩争着回答看电影，然后去宵夜。林安童稚的眼神马上暗下来，并没有发觉黄家已经离去。

他缓缓地伸手入领口里，拉出一条细长红绳做的项链，

用绑在绳端的钥匙将门打开。林家的室内装璜摆设是这栋公寓出了名的。林安的父亲是几家家私连锁店的总经理，而母亲是舞蹈家，于是连林安的睡房也美轮美奂得象皇家寝室。“我那幸福的小王子。”他母亲总爱在别人面前这样称他。林安将书包丢在熊皮地毯上，整个小人儿陷入柔软的沙发里。电话铃声响起，他立刻跳上来接听。

“安安？安安哪！妈妈打了好几次电话找你呢！什么？刚回来，又跑到哪去玩啦？听好，妈妈今晚要十点以后才能回家，现在是舞蹈旺季，报名的学生愈来愈多，而且妈还要加紧排练下星期的全国有氧舞蹈表演晚会。哪！冰柜里有三明治和橘子水，还有妈妈昨晚买给安安的点心，但安安睡着了。记得自己弄热吃哦！什么？锁匙儿？喂！安安，问爸爸好了，妈现在很忙，再见。”

林安放下听筒，再度拿起，拨上几个号码，彼端响起父亲的声音。“安安，怎么打到公司来了？是的，今晚又加班。现在经济开始复苏，工厂要赶工呢！是的，安安要乖乖哦！锁匙儿，大概是一种小钥匙吧！拜拜。”

林安关掉天然气，将蒸热的食物捧到桌上，注视胸前的钥匙许久，才望出窗外。满道的霓虹灯五光十色地炫耀，车水马龙，人潮熙攘。远处有一条高架公路，睁着鱼列的灯眼，象半空中飘浮的一只大黑蛇，准备吞噬什么。

黄 昏

小 米

夕阳正在作临别的挥洒，让大地在接受月光的洗礼之前，先被映照得一片金黄。组屋前的儿童游戏场上传来阵阵孩子们的嬉笑叫闹声。那几个象是高小年纪的男生们在似模似样地学着大人踢足球。妈妈们三三两两的聚在栏杆旁说些柴米油盐的家事，眼末梢却要不时紧随着自己小孩的身影溜转。三几个老人就坐在石凳上看孩子们玩耍，时不时又彼此交换一两句话。一对年轻夫妇正推着婴儿车往游戏场走来，车里的宝宝好奇地睁着圆碌碌的眼睛。看来，她也被这一片金黄璀璨的景象吸引得那么无邪地入了神。

在那不起眼的秋千的一角，静悄悄的只有一个瘦削的小孩子，正吃力地试着要跨上中间的那个轮胎。（这里的秋千是以废置的泄气轮胎当坐板）他踮高了左脚尖，努力要把较干瘪瘦小的右脚踏上轮胎，但那隆突畸型的右肩背使他的动作笨拙而艰难，轮胎终被推开了。他咬着牙根试了一次又一次，还是不成功。

这时，一个身着白衣蓝裤的小男生向他跑来，后幅的衣摆都掉出裤外，偏左下方处还有一片泥土的印记。他还拿了个小黑板，或许还只是小一的学生吧。

“来，我来帮你。”他用身子抵着轮胎，两手紧捉住链索，

友善地说。

小驼背犹豫了一下，才试着跨上轮，好不容易终于坐上了。小男孩开始温和地推起来，用幼稚的单纯的爱心，一次比一次稍用力。小驼背脸上的戒备放松了，不再抿着小嘴，却仍是静默不语。小男孩一直认真地推着，眼睛盯着小驼背驼了的右肩，脸上带着笑容，仿佛很满意自己做了件好事。突然，他问一句：

“你知道你背上背的是什么吗？”

可怜的小驼背被“假意”的友善伤害了！他先是一怔，脸上是一阵青、一阵白，好象有人把他辛辛苦苦堆好的积木恶意地一脚踢开。他倔强地忍着泪水，忍着羞辱，不愿让人看出他的难过。他不想，也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
就在这时候，小男孩也不等他开口，很得意地说出答案来。

“这是一个装翅膀的匣子，有一天，小天使会飞来替你打开它。那时，你就可以象小飞侠一样，呜呦呜呦，飞来飞去，还可以去打那个坏人船长，好棒哦！”

小驼背的羞辱、难过，顿时没有了。他不禁转过头去对小男孩笑，脸上、眼里，满是道不尽的激动与感谢。

原先的那一片金黄，已逐渐黯淡了。踢球的大孩子们回家去了；话家常的妈妈们都各自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家去了；坐在石凳上想当年的老人们也回家去了；宝宝也睡在妈妈的臂弯里，和推着婴儿车的爸爸回家去了。

夜里的大地并不漆黑，因有月光照着。

亲家爸爸

佚名

为鼓励孩子们求学进取，试卷得九十五分以上赏一元，一百分赏二元。小子大憨，跟老子一样，重视金钱，虽说是一元二元，也是寸银是竞，分数必争。

早上小子大憨拿得百分，再经过教务课盖章嘉勉的考卷，要拿来报赏，内中的答案，我一再挑剔的反问，他小子真材实料，真金不怕火，对答如流。

“外婆的注释是怎样答？”我问。

“妈妈的妈妈！”他顺口而答。

“外公呢？”我反问。

“没有外公。”小子说。

“你们书里没有，但我要你答。”

他稍微想了想，随即应声说：“爸爸的爸爸！”

大家哄堂的笑了，笑得小子莫名其妙。

“不是爸爸的爸爸，难道是积奇（狗名）的爸爸！”他肯定的反问，对笑他的人发出抗议。

后来他的姊姊向他解释，有分内公、外公、外婆、外婆。

“内公才是爸爸的爸爸。”他姊姊说。

“那么外婆呢？”小子追问得紧。

“外婆我们叫祖母，是爸爸的妈妈。”